

有泰駐藏日記

第六冊

有泉莊藏日記

卷之六

有泰駐藏日記卷六

吳豐培 整理

三十年五月初一日辰刻恭謁大拓萬歲牌前行禮。丹達廟呂祖前行禮。回署各廟神位前行禮。昨因楊桐岡送燒方油膩皮堅實在難喫。因謝其一詩。同人見之無不笑者。君賜燒方到。無人不喜歡。割來中且正。誰識畏而難。油已全糊口。皮仍任跳丸。恐將數尊齒。渠齒已豁。從此少平安。午後我鶴孫閑談。旋上樓。湘梅早間來談公事。下樓馬號一遊。晚飯無事。早飯將李光宇前送熊掌左厨作得頗得法。白肉紅絲味亦甚佳。落日忽來喜鵲大叫。不常見也。初二日早晤鶴孫談。劉化臣有納小星之舉。即是雲雲。鶴孫改其

名為媚柳。其中有寓意。姓謝氏。係漢人之女。其所帶螺壳。此物幼年所帶。非故後焚尸不去。謂陰間照光之具也。聞不欲有之。即敲碎。亦有志向上矣。一笑。午後復談。桐岡在座。旋上樓。各處節禮。照舊章收之。晚飯後。馬號一看。登馬棚。湘梅同少嵩由惠臣處步踏而回。少嵩已入醉鄉矣。找少韓談。竹君在座。談及癘羅痧。嚼古錢可愈。竹君曾得此症。始嚼入口。即碎。勿庸下藥。順痰涎吐出。嚼至七八枚。覺嚼不動。則病可無慮。竹君病輕。有重者嚼至百枚。無古錢。康熙等錢亦可。且初嚼覺錢有甜味。蓋毒火極盛也。少韓云。此地有說。藏了頭兩句。夜深小語。口脂香。半耳酥。油半耳醺。或云恭勤公句。全詩未見也。真令人絕倒。

初三日午後我鶴孫談惠臣小瑾在座上樓兩園戶送來各花有洋海棠一粉色好極六月菊蝴蝶花即江西蠟又一種洋海棠乃艷紅色又有細瓣高標細葉金錢花下樓馬號一遊因踏至南門外一看土橋下水流甚旺內有小黑魚游泳其間大有趣與藏河相同均往西流有人云此地人性多謬水使然也或有此謠究耶晚飯後到鶴孫屋小瑾在座旋去復又大談

初四日早晚至鶴孫處談晚間小瑾在座桐岡續來略座即回午後登樓聞洋人有東南而來之信未知確否想西南為其所困恐此舉難免可奈何辦差者今日來挂紅布燈紅布絲并有四大間來插蒲子無艾子所謂四大間蓋乞人無事者來此為討

賞俗以閒賢同音。即謂之四大賢。渠等因來者四人。亦以賢稱之。大為可笑。因桐岡前約跳弦子。得七律二首。其中未免譏刺。嘲語太多。同人莫不笑之。兩園所送花。其金錢花大似虞美人。正黃色。置之樓上。與淡紅洋海棠兩種。深可賞玩。其竹節花有粉紅亦好。

初五日。早起堂屋向北行二叩禮。祠堂二叩禮。先祖前三叩禮。先父前家廟神位前派劉文通恭代。象委員拜節。均攬駕。各行官兵學生散役等皆來叩節。并領賞。達賴喇嘛遣安羅藏娃送酥茶賀節。旋遣通事回賀。并給其祝壽。乃今日生辰。不知其何時也。午飲已醉。至程巡捕房。復至劉巡捕房閑談。余鶴孫恩惠臣吳

小瑾均在座。旋上樓。晚飯後在院閑踏。花木魚缸水桶頗開熱也。

初六日。昨夜大雨。天明復雨。覺熱氣頓減。前兩日燥極甚難過。高玉貴娶江古學。送來羊肉菜數盤。只得笑而納之。劉文通接其媚柳到西院。可謂喜事重重矣。一笑。午後我鶴孫談。旋上樓。四山仍濃雲未退。下樓至馬號。遇少韓竹君。由高玉貴處回頭。醅已喝得不少。蓋此地有喜事隨來。及本家婦女皆來讓醅。不得不喝。以至醉而後歸。甚有卧道者。真謬政也。晚飯後復我鶴孫談言及川省以前宦况。令人深為浩歎。

初七日。早雨。夜大雨。有存水多處。午飯因達賴送羊肉點心。約鶴

孫來吃羊肉。到程巡捕房看李振勳作詩。回房覺倦小睡。約鶴孫至對面柳林。在藏河邊閑坐。河水甚大。有浪。南到山脚下。山已有青色。加以白雲。頗堪適意。柳林中送來西瓜子。備小桌厚墊。遂賞之。復往東走。遇番人在柳林射鵠子。知余到。將鋪墊設好。用毡條鋪於脚下。甚知恭敬。令其射之。共四人。似皆有官差。均規矩。惟鵠棚不同。內地後有擋子。前有牛皮一方。畫一大光。又前懸一小鵠。不過飯盤大。有三層。懸之甚高。所用弓稍子甚短。前後手拉之不勻。不好使。薄頭較大。箭桿如尋常鵬翎。截白翎。均有如內地。其射法將箭搭於弓內。已奇。扣子在上。兩指在下。有一寸餘。往往脫扣。更奇。其脚步身胯兩膀。全未得法。亂射。

一陣殊為可笑。因天氣不好，趕緊回署。晚飯時，雷電交作，已大雨。飯後復找鶴孫談。

初八日，早鶴孫來談。湘梅來商公事。午後惠臣來談。因田德請諸位委員，署中甚寂。未登樓，至馬號開踏，買一小羊，纔四元。節下曾得兩大羊，甚肥。見張安洛松拉木背水，已不如少年。到處皆然。人老力差，非關本底，可能格外努力也。聞外邊人聲亂叫，詢之，乃番子所調。昌都兵紮於署前平壩，從未見打仗有如此聲喊者，真可大笑。晚間因李振勳賀劉化臣納妾，用其原韻得詩二首，戲筆也。

初九日，巳刻，王姬人生一女，名至格。因是日夏至也。早至鶴孫處，湘梅來商公

務并談詩。聞劉巡捕教其江古學認字。乃隨認隨忘。鶴孫謂之字跡模糊。聲音慘楚。余不覺大笑。午後至洋務局談。惠臣拿來別蟬子畫藏了頭。布達拉山似洋畫。小有意味。令其另畫各處了頭。喇嘛番官各打扮。以後可作冊頁。劉仁齋觀察來函。桂香雨星使因目盲准其開缺。新授為鳳第堂（金）星使。以副都統銜幫辦。可仍駐察木多。接馬全驥來稟。洋番彼此刦營。各有勝負。洋欲斷後藏路。番已打敗。晚至鶴孫處。桐岡小瑾在座。

初十日早與鶴孫談。湘梅來商公事。午後上樓。湘梅拿詩來看。給化臣鶴孫各一首。心思巧極。然語病不免也。余因畢蟬寺前送白牡丹補作四首七絕。下樓給鶴孫看。其中謬言甚多。遂至馬

號閑踏晚飯後至少韓處談竹君在座馬號康尼房內大歌男女聲均有詢之乃其女日前出嫁今日回家男女均入醉鄉是以歌之以作賀蓋蠻戲加蠻曲之音其新娘早已歸去矣

十一日刻下所來昌都兵以為大臣早往前路開議是以毅然而來今知實打未能抵過洋人未有不哭者內有桐岡江古學舅氏亦係番官見桐岡亦大哭實屬可憐然僧俗閤藏不悟亦無可奈何至午後赴洋務局找湘梅少嵩閑談桐岡小瑾子範亦到旋上樓下樓後至馬號馬均見瘦蓋喫青葙草所致此處無乾草可覓無如何也晚飯後找鶴孫談午前高玉貴請吃水角此不過名目因前次諸人皆送賀禮藉以致謝而已此番地新花

樣也。

十二日早我鶴孫湘梅拿白牡丹賀詩來看、聰明極、并給程林改詩、不意邊地如此、亦可樂也。午刻張統領約委員等看戲、均未去、惟小瑾至、彼應酬、午後登樓、看原壩兵丁帳房、均皆支起、四面透風、此處雖不甚熱、然午時太陽亦甚利害、乃何罪名、以至如此、下樓至馬號看猴子耍有趣、晚飯後復我鶴孫談。

十三日辰刻赴扎什城磨盤山、遣夷情、照舊章也、關帝前一切禮節與春季同、本廟有戲臺、應歸張統領辦、一切唱戲人、即營兵、戲尚整、行頭尚可、惟有戲謂之送加彌、漢人也、大為可笑、緣有營兵名宋占奎、實有其人、因母老告退回省、先具結在各衙門皆仿

營規，并有使費，已覺可笑。穿號衣帶腰刀下台，在各人面前辭行。自余以次均賞之。隨告其丫頭并薛大蠻。老婆子二人無不哭。

者，即與算帳。總是宋占奎吃虧。丫頭云：肚中已有孩子，令其多留養贍。宋占奎將所置物一概不要，遂送行至藏河邊。小娃子來要錢。薛大蠻斟醴要錢。丫頭問起添兒女，叫何名，因告以生男名長壽，生女名菊花。待後仍要錢。宋占奎本有廿兩二錠銀，已先給其一錠，只賸一錠，說無法劈開。丫頭隨由腰內取出一把斧子，真令人無不絕倒。待宋占奎囑咐守節等語，自己坐皮船內大哭隨去。丫頭回家，則我喇嘛漢人，即前之送行託寄家信者，別蟬子纏頭番子等，無美不備。丫頭薛大蠻跳起弦子就

要嫁人。宋占奎可巧將文書丟下。回來取文書。見家內如此。開熱氣極。將文書要到手。拔腰刀亂追一陣。衆人進台。自己將帽子扔於台下。說帽子綠矣。衆人大笑。藏了頭聽之。大窘而已。蓋此戲多年未唱。因余要聽。故特演之。晚覺熱極。喇嘛滿院。酥油味尤難聞。步踏至萬壽寺一省。牡丹已謝矣。復至廟。晚飯後。掌燈方回署。到署後。大雷雨。然周旋一日。因熱頗不適。

十四日。早晚找鶴孫談。午後登樓。前調昌都兵。今已拔隊。仍喊叫不已。并放槍無數。乃兵威也。如遇敵人。則不可問矣。真是活送命。可奈何。今日工部堂降神。糧台尚須彈壓。乃一喇嘛一尼姑。尼姑是假的大衆有萬人。或有問休咎。則挂哈達。給以醴喝。尼

姑已入醉鄉。竟有同其玩笑者。殊以神為戲。然神亦會唱。實為可笑。

十五日辰刻。謁磨盤山關帝廟。行香回署。各家廟神位前行香。昨夜雨。見西山後高山上。有雪。天時略較涼。若京內五月見雪。則大怪矣。午後登樓。下樓後。鶴孫在院內閑踏。劉巡捕未至。因約鶴孫吃飯。有人送其鮮蘑。作得甚佳。飯後大談。午前曾到其屋內談。遇桐岡。十八日擬至柳林。備小酌。并跳弦子。恐有江古學者。開醋。皆不約。諸人必欲前往。蓋遣將不如激將也。一笑。

十六日。午後我鶴孫談。惠臣桐岡竹君均在座。旋登樓。下樓至馬號。看京柴象了頭等。皆狡猾非常。明足數。特偷起一背。俟喊開。

再為補之。所謂壞着到處皆然。登馬棚眺遠。因微雨。雲影天光。山色有鋪青者。頗為可觀。晚復找鶴孫談。

十七日。午後至鶴孫處談。桐岡小瑾在座。桐岡拿翠玉大烟嘴一隻。雖不甚好。價尚廉。卅藏錢。合銀三兩。究與舊有長桿白銷子烟嘴強多矣。免致摔磕。登樓。昨夜大雨。北山見雪。天較涼。尚不大寒。下樓。馬號一看。晚飯喝醕。乃田德戎人所作。如湯搖。姿竹馬等。即能辦理。想番家常用之。如內地滿洲自造黃米酒。亦是理也。鶴孫為桐岡約晚飯。回時過余痛談。

十八日巳刻。在署略用餛飩。乘騎至醕子嶺岡。約委員統領夷情糧台午飯。先說明。凡有江古學者不約。恐其開醕。至此凡有江

古學者未有不到。蓋怕日後說笑也。跳弦子科房一班人。生意
一班人。科房以布帳圍之。有唱無舞。僅跳板子。然樂器全。笛子。
洋琴。大小弦子。胡琴等。唱得好。生意中浪。皆卓噶詢之。五十六歲矣。
降已卓馬三十餘歲。二人皆伺候恭勤。公過。特令其叩見。其餘此不
止。四朗卓馬前已見過。歡喜了頭。此與降已卓馬舞得好。噶嗎聞羅
通事要作江古學。人爭共七個。外邊男女老幼僧俗皆來看。開
熱。院內擠滿。房上牆上皆有人。或云近廿年未有如此之勝。作
小買賣皆來趕集。亦救苦人之一道也。飯時令了頭等斟酒。兩
旁看得人無不嘖嘖稱羨。以為座上客皆有恩於人。真正無理
之理也。各賞之。仍乘騎而回。換衣後到鶴孫處一談。最可怪者。